

中學生文藝

中學生雜誌社編

1932年

**中
學
生
文
藝**

中學學生雜誌編輯印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上海開明書店敬贈

民國廿二年一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九角

(實價不折扣
外埠酌加寄費)

二三九一
“藝文生學中”

印翻許不權作著有

編者 中學生社

發行者 上海兆豐路安多里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八五號
電報掛號七〇五四
開明書店發行所

分發行所 漢口中山路
廣州惠愛東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長沙南陽街
開明書店分店

序

去年編輯中學生文藝，曾在序文裏這樣說：「編校完畢，覺得全集中深深留着時代的烙印；社會的變動，青年的苦悶，大半的文篇講的就是這些。」今年編輯這一集，覺得這一句話還是適用的。書題加上「一九三二年」五個字，所以表示這是通過了青年的心靈而反映出來的一九三二年。這樣解釋，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妥當。

有一部分作者，在去年的中學生文藝裏，已經發表過文字了。他們的文字顯然有進步，無論在取材上或用筆上。初次發表文字的許多作者也是很有希望的；他們能說「自己的話」，能使文字和生話發生關連。不願意說「今天天下」之類的套語爛調；這是他們所以有希望的緣故。

編者願與諸位作者共勉，努力求生活的充實。我們要知道寫作這一件事不就是把一些花言巧語寫在紙上；要能把充實的生活裏所流溢出來的意思和情感用文字表達出來，寫作纔有意義。我們寫作一輩子，萬不可忘記了這一層。

篇幅有限，還有好些佳稿未能收入，謹此誌歉。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編者。

目次

一封長信·····	全是一
一封信·····	單友玉 七
我底生命史中的一斷片·····	曹仁傑 一四
別·····	黃冰波 二九
別·····	高步階 三
動搖·····	高步階 三
王逸岑先生·····	裴效良 四
學生漫話·····	陸奮鳴 四九
考試前後·····	平心 三
死了的王君·····	老蘇 七
兩封信·····	李斯人 六
上海學生的形成·····	絲心 二
亡國史底封面畫·····	丁香笑 九

北征雜記·····	李明遠 九一
江灣憑弔記·····	穆 及 九四
登娘娘山·····	秩 升 九六
胡髭·····	穆 及 一〇七
果園裏·····	丁香笑 一二〇
瘟疫·····	老 蘇 一二三
離開學校以後·····	王慶福 一二五
死·····	彭雪珍 一二三
新恨·····	李明遠 一二五
黃金時代的回憶·····	李明遠 一二六
憶兒時·····	范 彬 一二三
一幅剪影·····	老 蘇 一二三
黨義課上·····	陳也之 一二〇
學詩隨筆·····	祝鴻遠 一二四
談日記·····	國 梅 一二〇
戰後的上海·····	徐金濤 一二五

月的話·····	邵西鎬 一五三
童軍露營·····	李鶴超 一六四
雲清女士·····	李鵬翔 一六六
我的學校·····	難言 一七一
公布給中學生·····	難言 一七四
宿舍的素描·····	碧星 一七七
現代青年·····	海帆 一七八
決心——過去一點痕跡·····	張有典 一八三
革命·····	宋學濂 一八六
募捐·····	兆麟 一八八
郁先生·····	虞家稠 一九一
變·····	袁曼庵 一九二
極端·····	雨絲 一九四
令我最慚愧的一件事·····	石麟 一九六
明日的難關·····	中牟 一九八
到修文陽明洞去·····	劉德澄 二〇四

玄武湖之秋·····	姚慎機 三〇
集美紀遊·····	朱冰輪 三三
木葉·····	云 紅 三六
豆·····	石 麟 三八
悼狗·····	姚忠德 三二
山茶·····	姚忠德 三五
春·····	長 青 三四
殘了的絃琴·····	湯匡瀛 三六
異鄉人·····	顧和聲 三〇
童年·····	湯匡瀛 三三
游泳·····	秩 升 三六
秋晨·····	尤子微 三九
創痕·····	應占先 三四
壬妹之死·····	心 兵 三五
淡月微風夜·····	尹鏡巖 二四九
夜膳·····	楊蓬人 二五五

十二月二十四日	吳贊廷 二五五
風雪征程	李斯人 二六〇
賣大餅的老人	凌 霄 二六五
讀「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芷 痕 二六五
元宵	三一 二六九
生活之片段	舒賜興 二七六
嘗試	夏仁麟 二八三
留聲機	孫 源 二八五
素描	徐聽聽 二八六
怪人	潘 恂 二八九
古樹與樵夫與野花	蔚 宗 二九三
決口	激 厲 二九四
五村的偉人	雷 諾 三〇六
死了一匹驢	雷 諾 三一五
清鄉	雷 諾 三七
榮歸	齊佩瑤 三五五

一封長信

全 是

叔父：我又從學校裏被趕出來了。

這的確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一個向來被人稱為「好孩子」「模範青年」的人，突然在一年之中被兩個學校開除了。在不了解我的人，也許會以為：他已經墮落得不堪了。可是我相信叔父，決不會有這種疑慮，所以我纔把詳情寫在這封信裏。

叔父知道我初到江蘇來，第一就進了「聞名遐邇」的〇校。我雖然處在這學生最會鬧亂子的學校裏，最會鬧的一班之中，我總牢牢記着離家前一天底晚上，叔父所叮囑的話：「家鄉的四川，很少好學校，尤其是中等以上的學校。所以雖然你年紀很小，就把你送到很遠的江蘇去求學。離開了家之後，一切都要自己照管。你年紀雖小，而意志倒很堅定，我相信不致有什麼軌外行動。可是我們既以求學為目標，就不應做其他的工作。有許多在外省的人，因為意志不堅定，做其他工作，而把求學放棄了。希望你也不要犯這個病，我們只以訓練身心為原則。」從不敢阿隨同學底一般行動。因此被一般同學目為「學校當局底走狗」「拍馬屁的東西」「異乎尋常的怪物」。無論是在自修室裏，在教室裏，在宿舍裏，在操場上，或是走廊上，無論是當面，或是背後，滿耳聽的都是這些奇特的名詞。有時，我也想同敬他們兩句，但是一想到叔父底叮囑，也就淡然置之。

也就是因為不去盲從一般同學底行動，以致引出意外。

糾紛是出在英文課上。英文教員不肯預定第一次月考日期和考試範圍，同學們堅持習慣如此，非如此不可。到了英文教員突然散發考卷的時候，同學皆以拿筆爲由出了教室。我那時因爲真的沒有筆，第一個就出了教室。等到我急匆匆地拿筆回來，同學教員都走了，教室裏一個人也沒有，我祇得出了教室。

第二天底英文課沒有上，因爲英文教員憤而罷教，如此延擱了一星期。在一星期後底同一英文課的時間，訓育主任張先生把級長叫了去，命轉令全級同學一齊到教室裏去。我們齊集教室之後，張先生也進了教室。先給我們一頓訓話，而後問我們不考的理由。同學之中，有許多人對他說出各種各樣的理由，其中也不無相當的理由。他是一概不問，要我們先派代表去道歉，請英文教員來上課；然後再談其他。同學們置之不理。他在無法可施的時候，就想把我這個勢力孤單的外省人做工具，去敷衍門面，叫我去做代表。叔父你想：我並不反對考，我又做什麼代表呢？我當時就對他說：「你底叫我們道歉，是叫我們承認已往的行爲錯誤。我並沒反對考，我不過當時實在沒有筆，纔出教室去拿筆的。等到我拿筆回來，教室裏已經沒有人了，你叫我怎麼考呢？所以我只得走了。我既不反對考，就是我已往的行動並不錯誤。我底行動既不錯誤，我又何從承認呢？他們底行動錯誤，只好由他們自己承認，我不能代他們承認。」叔父你看這話對不對？

這話使得他極端地憤怒。他說：「你第一個出教室，怎麼不反對考呢？好！你是罪魁，你還不認錯麼！你們不認錯也行，我自自有方法對付你們這班『不可教』的東西。」他把我認爲罪魁。叔父！冤枉不冤枉？

同學們以爲我覺悟了——附和他們底行動了。在訓育主任離了教室之後，便由級長爲主席，開級會。我還是抱定不附和他們底行動爲主旨，退出了會場。後來，纔知道他們議決：全級罷課，並促成全校罷課。

學校當局見我沒有參加級會，就在他們開級會的時候，把我叫了去，由校長和我談話。他說：

「你初來的時候，我們看你很好，以爲你有莫大希望，你能不附和他們一般的亂動，獨行己見，確屬難能可貴。上學期底成績又出人頭地，得了獎學金。不料這學期換了英文先生，你們就對他不敬；而尤其是你這一次底第一個出教室，是很出我們意料之外的。再加沒有聽從張先生底話，這是很使我們喫驚的。但是這也沒有什麼要緊，就好像是剛出水的一朵蓮花，在牠剛放出牠第一個瓣子的時候，我們就發現有一點污泥，我希望牠因爲夏雨底洗刷，自動地除去牠底污點。」

「昨天，張先生對我說：你如何地不服從他。」他繼續着說：「我以爲那一定是你——時的錯誤，只要稍加勸戒，就會覺悟的。我希望你自動地認錯，服從了張先生的話。」

叔父啊！這就是他所謂的夏雨啦！這與游說又有什麼分別。即使承認牠是夏雨，我又有什麼污點可以除去呢？

他見我不爲所動，照例地來了他們慣施的狂風暴雨式的威嚇手段。

「你既然已經做出這種違犯校規的事，學校裏本來應該施以懲罰。不過因爲你平常還好，所以先把你喊來給你勸誡一番。假使你再不接受學校底這種好意，那真是沒有辦法想……」

威嚇不成，於是再施以陽光煦拂似地賣人情。

「照張先生底意思，就不把你叫來，而把懲戒底佈告貼出去；但是我說：恐怕他是一時的錯誤，讓我把他喊來問問。你現在若是還不能認錯，那我也不能為你辯護。你斟酌斟酌看。」

他很鄭重地把最後幾句話說出來。但是我想：我把真實的情形告訴他們，他們不信。那只得由他們去鬧鬼吧。我不能欺騙我底良心。

第三天佈告貼出來了。上面寫着：「學生王亞連違犯校規，侮辱師長，誠悔不悛，又復鼓動其本級同學罷課。本應開除學籍，姑念其平素品行端正，學業成績尚佳，記大過一次，操行成績降一等，以示懲罰，而昭炯戒。」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同學們看了這張佈告，大約想到：照我這樣安分的人，還受這重大的懲罰。他們底將來將愈加危險。因此援助我，請學校收回成命爲由，全校總罷課。校長見我雖受懲罰，還不參加他們底行動，大概還可利用。又把我叫了去，用種種手段對付我。末了以開除爲恐嚇，叫我說出這次罷課底主動是誰。我既然不參加同學底行動，又何必做學校底走狗呢。我只記得叔父「威武不屈」底教訓。

哄嚇詐騙的手段都用盡了，他們就「殺雞嚇猴子」以儆百。地把我開除了。那時叔父來信責問我：如何被開除的，並且叫我到一地去找李——你底朋友——設法，轉入文校。我到一地之後，就想寫信把我底冤屈告訴你。但是我又想將以後底事實來證明我底清白。誰又知道今日底事實，又不能夠證明呢！

進了父校，我無論做什麼事都是誠惶誠恐，提心弔膽地，惟恐生事。不料在第一次上童子軍課點名的時候，團長——教練員就特別注意我底名字。點到王亞連三個字，勃然變色，把我叫起來，問我從那個學校轉來的，為什麼事轉來的，我都很恭敬地一一回答了。以後每次他都要找我一點錯處責備我，這我也很歡迎。但是有些卻是冤枉我，有時我明明很端正地坐着聽講，他說我不看書；我垂下眼睛去看書，他又說我不聽講。在操場上上操的時候，同學們都說我做得很規矩，很好，而他偏說我是在搗亂，不聽口令地亂動。這樣的情形也不知有多少次，同學們都為我憤憤。我總忍耐着怕再生事。可是他既向你挑釁，總使你有忍耐不得的時候。

有一回，叔父不是叫我的一封信送到李先生那裏去麼？接到你底信，已經在下午沒有課的時候。我即刻就告了假，到李先生家去。回校的時候，突見佈告欄上有一張佈告，寫着：「學生王亞連並不告假，擅自離校，着予警告一次。」叔父，你說奇怪罷。我告了假纔出去，他說我沒有告假。我當時一面銷假，一面去問訓務主任劉先生——訓務處底狄克推多。叔父你看看我們當時談話底記錄吧：

「劉先生，我告假出去的，並不是沒有告假。」

「你多早告假的？你向誰告假的？」

「我向孫先生（他是訓務員之一）告假的；出校證還在這裏。」

「孫先生簽的出校證就有效麼？非我簽的不可。」

叔父，你想可笑不可笑，訓務員簽的出校證可以不發生效力。我當時又對他懇求：

「我並不知道這些，而孫先生也沒有說。要請劉先生把佈告拿掉。」

「什麼？把佈告拿掉？我做的事不會錯的。無論如何不可以拿掉。」

他一點不講理地這樣武斷了。

我沒有法子，祇好去告訴校長。校長很和氣地答應我：「我去問問，叫我回自修室。不一會，一個同學告訴我：校長還沒有對他講幾句話，他發起火來了。」說：「他居然敢對我提起上訴，偏把他喊來問問。」校長也沒有說什麼話。我聽了這話，怕得不得了，以為又要生出事來。可是直到第二天中午，不見有人來喊我。心裏正在納罕，一個校役喊着我底名字。問他什麼事，他說童子軍團長喊我。我心裏更懷着鬼胎，不知道他們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到了他底宿舍，他很客氣地一變往常態度。請坐，倒茶。問我會不會吸煙，請我喫瓜子，跟我寒暄。我直是墮入五里霧中。他漸漸地談到本題了。他說：「這回這個事馬虎虎地算了罷。劉先生是你底先生，就是他做錯了一些，你也得將就些。校長對他說，他很氣怒。要立刻把你喊去，我就勸他息息火，把這事交給我。」

叔父！你說倒霉不到霉，又遇到這種鬼。

「而且，」他又說，「你是四川人，在四川，或湖南，安徽，求學也離家近些，何必一定要在江蘇呢？況且江蘇底中學校也很多，何必一定要在這個學校裏呢？你想對不對。你自己酌量酌量看罷。我所要貢獻與你的就是這些。」

必然的結果，到了學期終了，我又被開除了。

前幾天，同學們知道了這回事，都來安慰我。從他們底嘴裏，我纔知道：童子軍團長是那位的校校長底舅子；而訓務主任劉是他底鄰居而兼同學。這真是出人意外，恐怕叔父也料不到，兩次開除會有着關係。

我本來還想不把這些告訴你，而又怕你會疑慮我有什麼不軌的行爲。又怕父親性子躁急，要因我而不快，所以決定把這些告訴你。要請你向父親婉言說明，不使他發火。我底所以直接寫信給你，而不寫給父親，也是爲此。叔父你是很了解我的人，一定能向父親給我說明白的罷。

叔父！你知道了這些事之後，會不會以爲你底姪兒將因此而消極？假使你在懷疑的話，我要回答你：這回事對於你底姪兒並沒有多大的影響。他底腦筋裏，只有你所給他的教訓：「青年人底意志是百折不撓的。」他底意志已爲你訓練成鋼鐵，決不會被任何打擊所損傷，你放心罷。不過我總以爲你決不會想到這個的。

一封 信

單友玉

超哥：

寫這封信給你的時候，我已不在校了。你在揣度我是因病回家嗎？不，我是被驅逐出校的。別人認我是不良分子，害羣之馬，浪漫女子，總之，我是負了這些罪名被開除的。現在我是一隻受傷的野獸，可

是別人還要來襲擊我！我嘶破了喉嚨，向羣衆求救，他們會給我冷笑，妒視，我差不多望死了！要儘量的向你訴說，我相信我的熱情不致灑在巖石上的。超哥，現在請你聽着，讓我訴說我的遭遇吧。這個你或者認為是常見之事，然而我懷着滿腔的悲憤呢。

在去年暑期，你到我家裏的時候，我不是常向你讚揚一位青年？他的名字叫陳英，你還記着嗎？他確是配稱為現代的青年，他的心鍛鍊得如鋼鐵一般，決不會給舊的知識者那種頹唐的，猶豫的情緒所搖動，他的一顆心簡單而勇敢，懷着熱烈的希望，而沒有什麼頹唐的情緒。我是如何的愛他，敬他！因為我對於他懷着熱烈的情感，所以我們常相接近，在外表上也表現着坦白的無忌的一種友誼的常態。因此，我同他多次的被責於訓育員，就是在同學眼中，我們倆也成為衆矢之的。

每當我同他在一起的時候，只要遇到三五個同學，他們就給你一頓萬分難受的戲謔。他們帶上虛偽的道學先生的假面，在背後笑罵着，非議着。其實他們並不如此，他們的真面目被嫉妒遮蔽着，他們在人家的面前要保持着面子。可是每遇到一個人的時候，對我的態度卻不如此，他們的一雙眼睛拚命的注視着我，怕我在這個時候會飛上了天，他們會失卻一個絕好的機會。哦，一副餓狼似的臉孔，一副色情狂的醜態，他們會將我吞下肚去。有的時候，我真的忍耐不住了，送他們一個憤恨的眼波，可是——你想怎麼樣——他們益發得意了，這個時候，真的好氣又好笑。

一天傍晚，我同英跌坐在江濱，正談着國際問題。這個時候，他一點沒有笑臉，起勁的向我解釋，卻是走過三個同學，大聲的叫起來，「好一對野鴛鴦！」這是多麼恥辱的一句。英立刻跑去，同他們扭着